

年华似水，岁月如流，弹指间，四川省川剧院从1960年3月17日在成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川剧前辈艺术家们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川剧有素、风华正茂的四川省川剧学校首届毕业生，便是建院初期的主要成员，这个崭新的川剧表演团体，年轻的文艺新军，在初出茅庐之际，便以提督街解放军影剧院为基地，首先推出建院公演的现代戏《金沙江畔》，独具英姿而一炮走红。接着又陆续排演了一大批新编历史剧、传统戏、现代戏，在全国特别有影响的剧目有《和亲记》《白蛇传》《铁弓缘》《鸳鸯谱》《绣襦记》《奴才传》《困那罗》《荷珠配》《望娘滩》《杨八姐智取金刀》《烂马》《战袁林》《射滩》《桃花村》《五台会元》《金沙江畔》《急浪丹心》《江姐》《赤道战鼓》《奇袭白虎团》等戏。当时建院行当完备，阵容整齐，台风严谨，剧目丰富，演员演技精湛。尤其是1963年剧院赴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长春、鞍山、旅顺、大连等地巡回演出，受到戏剧界的专家首肯及观众欢迎。这个新型剧院得到了迅速发展。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川剧事业再度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尤其是1978年1月31日至2月2日，邓小平同志出访缅甸，尼泊尔回国途经成都期间，在成都金牛坝小礼堂观看三场川剧传统戏演出，并作了重要指示，由此禁锢十年的传统戏曲得到第二次解放。在此期间，川剧率先恢复了上演了大批传统剧目，全国的其他剧种也随后上演了传统戏。同年11月12日至12月31日，以四川省川剧院为班底，抽调全川享有盛誉的表演艺术家和中年艺术骨干组成四

川省川剧晋京演出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演出。

重视剧目建设和人才培养，是省川剧院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末，剧院恢复排演了《和亲记》，上演了新编历史剧《卧虎令》，还演出了根据吴祖光同名京剧移植的《三打陶三春》，根据同名莆仙戏移植的《春草闯堂》。根据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移植演出了《红灯罩》。1980年12月23日—31日，剧院应香港联艺娱乐公司邀请，在香港新光戏院演出了《白蛇传》《卧虎令》《意中缘》以及传统折戏。80年代，排演了《台湾舞女》《三盗合欢瓶》《荆钗记》《虞美人》《闹齐庭》以及近代历史剧《廖观音》《辛亥路潮》；1983年9月，剧院参加四川省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团，演出优秀传统戏《绣襦记》。1985年6月7日，剧院应邀参加在西柏林为“地平线85”第三届世界文化节开幕式演出《白蛇传》，同时巡回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十大城市演出川剧《白蛇传》以及折戏，共演22场，皆获巨大成功。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邀请赴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24场，受到高度赞誉。1989年10月，受文化部派遣前往东欧四国文化交流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90年代，剧院应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十一届亚运会演出《射雕》，还排演了《聂小倩》《诗酒长安》《峨眉山月》《和亲记》《潘金莲》《玉堂春》《春草闯堂》《柳荫记》《夫妻桥》《变脸》《杨八姐智取金刀》《回龙

阁》《星陨长空》等大戏；1993年5月应台湾周行传播公司邀请，剧院赴台湾台北国立中心剧院演出《白蛇传》《望娘滩》《打渔》《杀猪》《放裴》等。期间，剧院还先后赴日本、新加坡、意大利、香港演出。1999年2月27日至3月8日，应台北天府川剧团邀请，再次赴台湾演出《变脸》《白蛇传》《飞云剑》《六月雪》《夜归》《访友》《肖方杀船》《问病逼宫》《梅龙镇》《怀玉惊梦》《杀狗》等剧目。

21世纪以来，剧院排演了新编古代传奇故事剧《洞房奇案》以及《都督夫人董竹君》《心有泪千行》《牛玉儒》《巴山秀才》《易胆大》《佛·海通》《火焰山》《尘埃落定》《巴山红叶》《卧虎令》《绣襦记》《荷珠配》《白蛇传》《金沙江畔》《御河桥》《夕照祁山》《十五贯》《镜花缘》《草民宋士杰》《铎声阵阵》《打红台》《双八郎》《死水微澜》《变脸》等大戏。近年来，省川剧院多次赴欧美各国和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演出，受到高度

钱兆鸿

刘德华和“金镶女儿羞”的那些事(二)

古永鹤

一个被捧上了天，红得发紫的头牌名角，突然一下跌落尘埃，成了个“哑巴戏子”，其下场可想而知。从此以后，再不能登台献艺，没了俸银，没了戏迷，没了捧客，没了赏钱。真是：凤凰落毛不如鸡啊！他仰天长叹，子然一身，背着“金镶女儿靠”，向着舞台，深鞠一躬，黯然离去。

1949年，他回到了家乡。和哥哥一道，当了一名拉船的纤夫。老天真真是捉弄人哪！一个婀娜多姿，杨柳细腰的“男旦”，一下转变为纤夫的角色，无论从精神到精力，他都难以接受和胜任。但为了生存，只有咬牙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他吐血了，倒在河滩上，哥哥背着他回到了家里。他躺在床上，嘶声哀呼：苍天呀，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哇！……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落泪。

转眼到了1954年，阆中县嘉陵川剧团招兵买马，在南部县收了几个科班演员，其中就有他老家南镇镇的。出于同情，老乡向剧团推荐了他。剧团领导觉得一个哑了声的演员，招来何用呢？推荐人说，他虽然不能登台演出，但可以教学生嘛！况且他有件“金镶女儿靠”，那可是稀世珍宝啊。剧团领导勉强同意，叫他来见见再说。

他得到通知，步行来到了阆中。当打开“金镶女儿靠”时，剧团领导及演员们都惊呆了，真是太漂亮，太珍贵了！于是，他将“金镶女儿靠”作为“投名状”加入了剧团。同时，该团领导当众宣布：从今以后，这身“金镶女儿靠”就是“演出之宝”！据我所知，只有贵宾演出才拿出来穿过，平时是严加保管着的。

1957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将解放前的“熙春大舞台”现属危房撤除重建，没有政府拨款，更无外资援助，只能自筹自建。全体演职员工

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拉砖块、背河沙、运木料等活儿都自己干。有人发现他每次背河沙时，都要在嘉陵江边捡一个鹅卵石带回去，有人问干啥用呢？他总是笑而不答。在克服了不少的困难后，大家合力终于在市中心建成了一个可容纳1370人的阆中剧场。

1958年，阆中县嘉陵川剧团更名为阆中县川剧团。剧场内装修因缺钱而停工。因此，剧团决定赴成渝等地演出筹措资金。

剧团从广元、绵阳、青白江一直演到了成都。在成都联系演出场地时，遇到了不少令人尴尬的事情。地段稍好点的剧场根本不愿接纳，对方认为“县班子难登大雅之堂”，更担心他们搬不起场租费。后来，成都市文化局安排了靠近郊区的剧场供其演出。演出海报贴出后，很多人连“阆”字都不认识，纷纷问道：这是哪儿的班子啊？有老戏迷自告奋勇解释：哎哟，你们没看过《三祭江》吗？孙尚香唱的：“哭一声三叔叔心如刀绞，张飞、阆中王！一旁哭来一旁掉，尊一声三叔听根苗。一生忠直性儿暴，惯习八鞭钢矛……”就是那个阆中嘛！群众围观剧团闹车，男女演员背着被盖卷，甚至还有挑箩筐和背“背架子”的。服装道具的箱子，更是五花八门，大小各异，确实有点“寒酸”。成都戏迷见此情景，摇头议论说：看这些演员和“行头”，可能跟“火把班子”差不多！

剧团首场推出了几个打炮“折子戏”，都是由团里各行头牌演员领衔担纲。剧团领导在开演之前，召开“动员大会”说：“这是我们团首次在省城演出，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给我们阆中争口气哈！”会后，无论是主演或是配角，个个擦拳摩掌，发誓要给那些瞧不起县班子的人看看。

赞誉，为川剧艺术的传守正创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做出卓越贡献。

剧院屡获中国艺术节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戏剧节大奖，两度荣获国家舞台艺术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称号。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演员6人，文华表演奖7人，文华导演奖2人，文华舞美设计奖1人，文华音乐创作奖1人，中国戏剧节优秀导演奖2人，中国戏剧节优秀音乐设计奖3人，中国戏剧节优秀配器奖2人，中国戏剧节优秀舞美设计奖1人，优秀灯光奖1人，优秀服装设计奖1人，以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5人。

60年来，剧院拥有一批老中青艺术造诣精湛的艺术家，成就了剧院的辉煌。60年沧桑巨变，60年发展繁荣，60年经历过曲折坎坷，迈步过阳光大道，拥有过春光明媚，百花盛开。初盼四川省川剧院继往开来，人才辈出，在未来的征程上为振兴川剧再立新功。



川剧《白蛇传》剧照

记载，他的年龄比周瑜还小，但是很少看到诸葛亮是由小生扮演的。在《群英会》中，周瑜和他的扮相正好相反，这是与真实状况根本不相符的。在很多古装戏中，真正与历史真实相符的，实在很少。从《东周列国志》开始，周朝似乎能灭了商朝，是因为商纣王迷恋了“狐狸精”妲己，滥杀忠臣，结果导致灭亡。其实，《封神榜》这出戏，只能说是“神话”“演义”，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再说东汉的皇帝刘秀，他不仅没有杀害功臣，还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政治家。而在《上天台》《打金砖》等剧中，马武、姚期等二十八宿的“阴魂”，向他索命，结果将刘秀逼得发疯殒命，那也全部都是“艺术虚构”。至于唐朝的《打金枝》《唐明皇游月宫》，宋朝的《狸猫换太子》《打龙袍》，明朝的《游龙戏凤》与《炮台压楼》等等，那也都是民间的传说故事，与历史毫无关系。最为荒诞无稽的，是《红鬃烈马》中的薛平贵，不知道这个人物是哪个朝代的，可他居然也是一个皇帝。在《武侯坡》调戏自己的妻子王宝钏，在《大登殿》中还出了一个“西凉公主”。他这个“皇帝”在戏曲舞台上相当活跃，都是从《彩楼配》《投军别窑》到《武侯坡》《大登殿》，都是很精彩的好戏。可是，这些跟历史根本就扯不上边了。

戏曲与历史

邓小秋

我为众多的地方戏曲，源自草根艺术。很多编撰出来的剧目，都来自于传说与野史，属于“演义”，小说一类，没有什么历史依据，更是不讲究历史真实。戏，就是一种游戏，就是一种娱乐。它不是教科书，更不是历史真实。舞台上很多的故事与人名，不一定都是按照史实对照，基本上都属于传说与野史。大家所熟悉的“三国戏”，它们大多是依据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所编演的，而与正史《三国志》大不相同。比如曹操，在历史上，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学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但在戏曲舞台上，他却被丑化为“大白脸”的反角。在《华容道》《长坂坡》中，丑态百出，出尽洋相，这完全是歪曲了这个历史人物。再拿“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来说，他在辅助刘备的时候，并没有定下什么《空城计》，当然更不可能去《借东风》。而在戏中，却将他表现得神乎其神，就像是能驱使风唤雨的妖道了。再说他的年龄，好像不小，总是戴着胡子，由老生扮演。其实，按照史实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北灯戏的这种民间小调，要唱得有点韵味、风味十足也实非易事，老艺人们对此都非常重视。他们讲究唱腔的抑扬顿挫，高低快慢，轻重缓急，在转弯倒拐的地方，还加进了一些清音、扬琴的味道，同时会根据剧情的需要，配合舞蹈、武术，既要幽默风趣，还要优美动人。

川北灯戏的舞蹈在音乐的配合下显得活泛有力、幽默风趣，例如南充演员演出的《闹隆会》的县官，进出剧场的台步，以及他坐在一根竹竿上，上下翻滚的动作和下竿脱鞋下河的姿态，完美地展现了灯戏的肢体美。记得在一次“中国南充嘉陵江灯戏节”中，一出剧目中有男女演的角色，演员的道白唱腔诙谐幽默，韵味十足，十分好听，让人久久难忘，这也是川北灯戏常演不衰的原因。

熊洪举

川劇與觀眾

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编印
主编:杜建华 郭勇 副主编:熊英 编辑部主任:林琳
2020年11月 第11期 总第341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号:川 BX 01-018 号

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座谈会

10月16日，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重点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主要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群主持次会议。

胡和平指出，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加强领导统筹，出台政策举措，推动完善院团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广大国有文艺院团完善运行机制，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创作优秀作品、提供公共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统领，立足院团实际，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了下一阶段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指

京剧名家唱响蓉城

11月2日，“名家名段”京剧演唱会在成都市音乐厅隆重上演。来自全国的京剧名家杨乃彭、朱世慧、张学浩、江其虎、王艳、张建峰、赵华、孙劲梅、方旭等，以及成都市京剧研究院梅花奖得主刘露等众多优秀演员纷纷登场，博得了《击鼓骂曹》《赵氏孤儿》《锁麟囊》《白蛇传》等众多经典名段，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王旭）

川剧《萤火》投排启动仪式暨剧本研讨会

四川艺术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大型现代川剧《萤火》投排启动仪式暨剧本研讨会，于10月14日在遂宁举行。启动仪式上，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陈淳就剧目的打造提出了要高起点谋划，高水平编排，搞好成果运用三点要求。省剧目工作室副主任林林代表省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进行现场督导，并明确了省艺术基金结项的时间节点和要求，期望抓紧时间，按艺术规律打造正品，反复打磨成为精品。研讨会上，编剧巴布简要介绍了剧本创作背景和剧情，导演蔡雅康就二度创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会专家学者就剧本的立意、剧本结构、故事情节、人物设置、人物语言的时代性等 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长杜建华，原四川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跃，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宁，四川省川剧院一级导演刘毅，重庆市川剧院艺术顾问曾祥明，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著名鼓师、音乐指导余厚云，成都市青年剧评家潘乃奇，青年导演伍程等专家学者，市文广旅游局、市文联有关领导以及遂宁市川剧团演职人员50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4日上午，川剧《萤火》剧组一行，赴革命老区蓬溪矿勋纪念馆、四川红军第一村进行了采风活动。下午，剧组在遂宁市川剧团召开了排练动员和导演阐述会。遂宁市川剧团党支部书记、团长刘世俊对剧组全体人员提出了一定要演英雄，学英雄，打好这一仗、更要打赢这一仗的要求。编剧巴布就剧本再次加工修改作简要介绍，并对剧组全体人做了鼓励性讲话。总导演蔡雅康对剧目的历史背景、人物塑造、剧目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讲述。执行导演靳德胜对剧目的排练作了具体要求。（刘德君）



川剧《萤火》投排启动仪式暨剧本研讨会

习近平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

郭汉城、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仁、刘秀荣等同志：你们好！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年为新

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前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0月23日

四部川剧作品入选文旅部重点扶持计划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办艺发〔2020〕78号），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专家，对申报作品进行了认真遴选，选出100部“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100部“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名单，川剧《火塘》（四川省川剧院）入选“百年百项”小型作品创作计划名单。（文风）

川剧《桂英与王魁》献演北京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11月8、9日，青春版小剧场川剧《桂英与王魁》受邀在北京繁星戏剧园，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以一年一届的形式举办，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六届，每一届都力求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小剧场戏曲的体验，在主题上也有所侧重，“创”“韵”“梦”“蝶”“融”“庆”。古老的戏曲在这里焕发着新生机，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小剧场戏曲节庆，在业界和观众中都拥有良好的口碑。（成都市川剧院院）

沈铁梅助力基层文化发展

11月5日，“爱心温暖初心、艺术点燃梦想”沈铁梅文化发展基金会助力基层文化艺术发展捐赠仪式在重庆举行。据悉，沈铁梅在2013年3月发起创立民间公益性慈善组织——重庆市沈铁梅文化发展基金会。此次捐赠受捐对象为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川剧联合会、成都市成华区百家班川剧团等在内的成渝地区18家基层戏曲演出团体和5家开展戏曲特色教育学校。捐赠项目包含物资捐赠、课时捐赠等内容。一是对川渝地区能够持续从事戏曲演出的合法基层戏曲演出团体开展戏曲文化物资捐赠，捐赠物资包括川剧打击乐器、京剧打击乐器、川剧戏服、《川剧传统剧目集成》和研究报告等；二是对川渝地区开展戏曲特色教育的学校进行川剧教学课时捐赠。基金会将邀请川剧戏曲梅花奖演员和优秀青年演员组成进校园教学团队，根据学校安排分批次派遣专业老师到校内场所授课，给学生讲解川剧知识，传授川剧技艺。沈铁梅表示，希望以捐赠为契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文艺，支持基层文化艺术生存与发展，也希望基层文艺从业者坚守行业信心与初心，为老百姓带去更多的精神食粮。（摘自中新网重庆消息）

昆曲名家走进成都校园

11月3日，第三届孔爱萍、上海昆剧院海天府戏剧季承办单位——四川世纪星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邀请浙江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杰、胡婷，走进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成都列五中学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专题分享会——昆曲专场”活动。孔爱萍结合现代讲解，由“王者荣耀”手游音乐吸引全场学生兴趣，并结合游戏人物“甄妮”的昆曲造型与配音，生动形象地为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普及了昆曲传统文化。活动接近尾声，在全场师生的热情下，孔爱萍、沈铁丽、杨崑重返舞台，现场教授同学们学习昆曲身台步，活动氛围热烈欢快，师生们久久不愿离场。（世纪星辰）

本版编辑 罗英

川剧《燕归来》：从“便携式”到网络展播

□彭潮溢



妻子李小初饰演江燕，服装道具就自身的打扮，家庭的客厅权当舞台。就这样把戏立起来了，演出来了。虽说这是现代小戏，但其导演手法、表演技巧、演唱方式都源于川剧传统。两位主演的一招一式，眉眼指爪都颇见功力，嗓音清澈甜美，演唱停腔落板，流畅自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音乐设计。别以为听起来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唱腔，曲牌也能清晰可辨，细听之，却在不经意间动了大手脚，如：江燕的唱腔【端正好】，一声单锤后就起唱摇板，这是唱腔结构布局的大调整。【端正好】的常规运行是先由帮腔起腔，演员接唱一字板式，转二流板式，最后唱摇板。而《燕归来》中江燕的唱腔布局却是摇板——慢二流——放腔——快二流，戏。未曾想，王总老当益壮，提笔挥毫，很快写就剧本《燕归来》。就其艺术形式，正式命名为“便携式川剧”。大家认为：便携式川剧小巧快捷，利于普及，成本不高，大、小川剧团甚至火把剧团都能排演，是普及川剧的好形式，新作品。正当刘兴明、杜建华等人积极设法想把这便携式川剧从舞台上立起来，正愁经费来源之际，黄跃其一家人担任了这个戏的排演录制任务。

黄跃其现为大邑县文联副主席，出身于川剧世家，不仅父母亲是大邑县川剧前辈，他和妻子以及妻姐、姐夫都是川剧演员。1984年，大邑县川剧团撤销了，可一家人的川剧情怀仍然浓厚。便携式川剧《燕归来》就是由他一家子完成的。黄跃其既是音乐设计，又制作伴奏，还当导演。姐姐李学志饰演张亚兰，

上世纪60年代，杨昌林和郫县川剧团的仰韵贤演出的就是这个改本。之后，邛崃川剧团的张崇林和陈丽霞的演出本，也是在杨昌林提供的改本基础上，再结合胡琴路子进行了改进。原江油川剧团的但志生与余静，与四川省川剧院的刘燕演出的《三击掌》，也是对老本进行了改进加工。尽管各个改本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原老本中存在的问题，而较为显著的例子便是戏的开场。下面引一段我选择并改动后的新本开场

漫谈传统折戏《三击掌》(二)

□胡成德

王允（急上，又研下性子“引子”宝钏刚接遭父意，平冤岂做相府婿！（白）来，请你家三姑娘出堂。王宝钏（上，唱）（略）（白）请问爹爹，唤儿出堂有何教诲？王允 哪有时常教诲之理，为父与儿贺喜的！王宝钏（惊喜）莫非儿那绣凤之喜！？王允 哟，哪是儿的绣凤之喜，那是儿的绣凤之悲！（放【红衲袄】头子）提绣凤为父气朝上！（帮）蠢才做事不思量。……

下面接老本中一段唱，把自报家门的内容全唱了。综合前面提到的加工修改，较之传统老本，就更紧凑，也更合理。在上世纪，张崇林与但志生的《三击掌》还分别由省广播电台，中国唱片公司录音播放，制碟，发行。

无论是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司徒慧聪、导演熊正堃，编剧钟子勤，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张崇林、杨昌林、但志生等等对《三击掌》的改进，都体现出一个思想——在尊重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有所改革，有所创新。这样的传统才会有新的生命力。几十年后重拾这个戏，多年思虑的点点滴滴就开始“沉渣泛起”。

二、我所思考的《三击掌》

这个戏的时代背景是唐朝。但我一查史料，有唐一代根本没有王允这个人，王宝钏自然也就不存在。薛平贵从传说看，是从太宗朝的薛仁贵演化过来。作者杜撰人物，是要在他们——特别是王宝钏身上，表达一种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这个戏的主要内容，是父女俩为要不要悔掉与薛平贵的婚约而展开的一场激烈冲突。这种矛盾，不是因为哪个坏，哪个好，或者父亲顽固，或者女儿不孝的道德之争。而是反映出深沉的政治原因和阶级矛盾，是一种“政治伦理”的“攻防战”！主要内容是王允要坚持维护的封建制度的“礼”。“礼”的核心是等级，“礼”就是等级制度。这个制度神圣不可侵犯。具体说，就是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权力和财富只能在权贵之间“近亲繁殖”。王

崇林兄：

反复看了你发来的《文君置酒饯司马》（下称《饯别》）的演出视频，有触动，有遐想，由触动而生遐想。

《饯别》描写人们熟悉的临邛卓文君送司马相如远赴长安的一段场景。一曲【红衲袄】，殷殷诉衷情：“莫忘当垆唱，莫忘风求凰。书信常来往，互报安与祥”。让我联想到《焚香记》焦桂英送王魁的“孤身作客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时”；《西厢记》崔莺莺送张生的“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颇受触动。整个演出约八分钟。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短的川剧折子戏。我也曾想过，短短八分钟，能算得上是一个折子戏吗？如与上列名剧比，在格局的大小、内容的丰满、艺术的精粗上，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它所表现的一对情侣惜别时，那种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却是相同的。而且有情节，有人物，还符合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古典定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了构成一个戏的本质属性。加之你告诉我，这八分钟的演出，得到了包括诗人、古琴家等文化界人士及众多城乡观众的了解和认同，“掌声热烈，围观演员，赞赏不已”。因此，把《饯别》当作一种“袖珍型”“压缩版”折子戏，我以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你们组织的这次演出形式，联系当今川剧生存状况，还促使我心生遐想——

遥想当年，川剧前辈艺人，背着简单行囊，搭上草台班子，辗转江湖之间，献艺于“四大皆空”的万年台上。但也就是在这有“裸台”之称的舞台上，演出了“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家当。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川剧进入城市，进入剧场，进入镜框式的舞台。特别是有了声光电化等现代科技可供利用，无疑丰富拓宽了表现手段。不过凡事一分为二。这样的演出形式，以及话剧的一些写实元素的渗入，就难免或多或少消减了黄佐临先生早已

提出的，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所特有的写意戏剧观。加之，有的戏热衷于“大制作”，行头多了，包袱重了，行动不便了，对演出场所要求高了，便逐渐脱离了观众，特别是广大基层观众。我以为你们这次《饯别》的演出，在极其简朴的场地，没有任何舞台装置，突出演员表演，服务于多层次的观众群体，并赢得了他们的喜爱。今昔对比，恰恰是一种值得大大点赞的川剧艺术本体的回归。

我觉得《饯别》演出的成功，给川剧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和实验的模式，一种特别适合民间川剧活动的模式。一时心血来潮，给它杜撰了一个名字，叫做“便携式”小川剧。“便携”者，便于携带之谓也。这样的演出：只选取一小段情节，用一两个演员，唱好一两支曲牌，基本不用布景，演出十分钟左右。成本低廉，队伍精干，行动方便，适应性强（可参与各种庆典、聚会、玩友、下乡、进校等等活动，很适合当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不就是“便携”么？既然一首歌曲能受到热捧广为流行，难道一曲川剧演唱就不能打动人心么？最近出版的左清飞《川剧高腔经典唱段选》，不过三五支曲牌、十一首唱段，却大受欢迎，就是范例。不妨设想，如果你和你的伙伴们，以及更多的川剧热心人，能沿着这样的创作理念，再精心打造出一个、两个、若干个好看看的“便携式”小川剧来，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由小及大，说不定会为活跃川剧、赢得观众开拓出一条新路！

既是遐想，可能既包括合理想象，也难免胡思乱想。叟言无忌，老兄鉴之。

创新与传承的责任

□田蔓莎

22年前创演川剧《马克白夫人》对我来说是一件有缘和幸运的事。记得1998年我去上海看陈新伊导演给高长荣老师排导根据莎士比亚《李尔王》改编的京剧《岐王梦》，戏后大家喝茶聊天，陈导对我说了句“蔓莎，你很适合演莎翁的(Macheth)夫人这个角色。”说真的，当时我还没有读过《麦克白》的剧本，更不了解麦克白夫人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但我却记住了那晚陈导对我说过的这句话。从上海回到成都后，我买来《莎士比亚全集》，很快读完了《麦克白》。

当我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到徐莱老师的家，请她再次为我量身定做，根据《麦克白》改编为川剧时，徐老师对我的严格和关爱，依然如故。徐老师从最初告诉我，如果她不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她是不会给我写的，到最后，她找到切入点很快为我写好剧本，并提议让我自主学习时，徐莱老师带给我的幸运多次降临。

川剧《马克白夫人》是我第一次担任导演，这是徐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随后，我邀请到舞蹈编导曹平先生与我合作，我们很快就排出了川剧《马克白夫人》。此戏在1999年首演之后，就被邀请到德国、荷兰、澳门国际艺术节等多地演出，演出录像也被收入“全球莎士比亚网站(MIT Global Shakespeares)”。川剧《马克白夫人》等戏让我荣获了“二度梅花奖”。

徐老师的戏不仅给我带来了幸运和收获，徐老师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责任也一直影响着。2018年，在徐老师的指引下，我把徐老师为我写的川剧《马克白夫人》等三个戏，全部传授给了年轻的川剧艺术家，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把徐老师的戏继续演出和传承下去。感谢陈导给我的提议，感谢徐老师给我写的四个戏和带给我的所有幸运。我常说：我们要继承传统，也要创造未来的传统，创新与传承是我的使命，我将继续下去。

但是，女人是无权参与科举制的。王宝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自己不能实现，只能通过她所看重的男人来实现，恰好，这个时候薛平贵出现了。通过对薛平贵的了解，她敏锐地发现，眼前这个流浪汉是个志存高远的有志青年。于是，她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在薛平贵身上，她用自己的一生陪伴他，帮助他去拼搏、去奋斗，去实现从平民到权贵的跨越。这就是王宝钏想要的——在帮助薛平贵功成名就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用今天的一句时髦语，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认为的王宝钏，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闺门旦”。这个唐代的贵族女青年，具有非常强烈的——甚至今天许多女性都不具备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这就是王宝钏留给我们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便携式小川剧

人物 川剧团团长(男女均可)燕子(女,演员)

团长（上，念）川剧团，不好搞。又苦又累钱又少。领导支持排新戏，主要演员找不到。本来有个好徒弟，“脚板上擦油——溜了”！（内白：哪个哟？）

团长（大声答应）我们剧团的头牌——燕子，燕子嘛！燕子（边应边跑上）师父，你在喊我？

团长 四川人才能说不，一说她她就来了。（对燕）是燕子嘛，稀客稀客。好久不见了，在歌厅上班该好嘛？燕子 报告团长：（唱）歌厅上班很好混，

妙哉，微戏说

——读王诚德《微戏说》有感 □高师大

微戏说，微言随笔之微博。百余字直抒胸臆，方寸间挥笔泼墨；生旦净丑展唱念打，吹拉弹唱颂五腔共和。苦辣酸甜记前台幕后，喜怒哀乐话冰凉坎坷。无诗词曲之晦涩，多谐趣乐之活泼。融传统敦厚仁爱之博大，见现代敦厚杂陈之洒脱。说人说道说历史，谈天谈艺谈百科。似评似论似注脚，亦考亦究亦切磋。戏说说戏模棱两可，别出心裁以文当歌。二八佳人挥笔一抹，待世人评说，粉丝们意下如何？

捡包袱(二)

□徐莱 羽军

人物：倪俊 李么妹 尹天成 尹金莲

（续上期）
〔倪俊返场。倪俊（唱）东家借西家贷往来奔走，四下里遭白冤受辱蒙羞。想起了婚姻事心儿透……

〔倪俊撞在“门”上。李、尹二人吓了一跳。倪俊 哎哟，真乃祸不单行，连门也撞起我来了。（揉眼，后退）

李么妹（向尹）表姐夫来了。倪俊（见是尹家门，生气）走来走去，怎么又到了这里？唉！（拂袖）（唱）势利门前不可留。（转身走）李么妹 秀才请转。

倪俊 谁在叫我？（四处张望，转身见么妹，忙忙遮面）你你你，你是何人？李么妹（叫金莲答话，金莲说不出话，只得代言）我是尹金莲。

唱一场要当团里一月薪。

团长 怪不得，（唱）穿一条洞洞裤儿好提劲，

燕子 你听我说嘛。师父！

团长 打住！我当不了大歌星的师父。

燕子 师父也。

（唱）离开团才发现我唱戏有“瘾”，钱再多难买我心。舍不得巧打扮朱颜绿鬓，舍不得帮打唱锣鼓声声，舍不得迷人的舞台气氛，舍不得观众的眼泪笑笑，舍不得川剧团兄弟姐妹，更舍不得师父你，教我唱戏，扶我成才胜似娘（爹）亲！

说梦话我都在唱【新水令】，你说笑人不笑人？

（稍停，接唱）那天看《活着唱着》电影，好榜样打动我心。川剧人守川剧原是本分，不应该二意三心。爱川剧深入骨髓，相思病害得深沉。下决心重回团里，与老师们一起打拼！

团长（不敢相信）你说啥？回来了？

燕子（肯定）回来了。

团长 不走了？

燕子 不走了。

团长 你不是哄我嘛？

燕子（撒娇）师父也，哪个哄你嘛！

团长（大喜）燕子，给你说嘛，我们团才编了一个新戏（唱）

这新戏抗疫情人心紧扣，领导上很支持，只提了一个要求：（学样）“排演费我保证给你拨够，你必须要保证质量一流。”你晓得我们团人才还有，恰恰是缺主演叫人发愁。吃不好睡不着筋伤疼，伍子胥遇昭关一夜白头。燕子儿啊，感谢你回来得正对“码口”，我便是好有一比哟——

燕子（用戏腔）好比何来？

团长 好比那——

帮腔（唱）瞌睡来遇到枕头！

团长 对头，这一腔都得好！

瞌睡来了遇到了枕头！（幕后合唱）岂能眼看花落去，也曾相识燕归来。

（剧终）

川剧与观众

绵阳市梨园川剧团组建于2017年11月，最初因缺乏演出场地，演出队伍组建困难。在市委宣传部长温芬副部长的协调下，得到了绵阳市非遗中心的大力支持，将原绵阳市川剧团小剧场免费交梨园川剧团使用。但由于剧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导致观众少，根本无法坚持每天演出，严重制约了剧团的发展。所以，梨园川剧团一直处于停止状态。

2020年6月，剧团法人汪伟聘请我为绵阳市梨园川剧团团长。我来到剧团主持工作后，承接了江油市窦团山景区的旅游演出。七天的旅游演出为剧团在疫情困境中开了个好头。7月，我得知绵阳市平武县正在招标2020年150场“送戏下乡



绵阳市梨园川剧团演出剧照

2020年10月6日清晨7点11分，我的恩师赵光喜先生安祥谢世！往事历历，记忆犹新。您每天背着绿色邮包，笑盈盈地往返于潼射场到杨家湾的田间道上，抱着报纸给乡亲们传福音。您办剧团兴文化、写戏报画戏画、潼射场锣鼓声唱戏声声悦耳，打火把看大戏，戏戏有情，吹拉弹唱热闹无比，唱做念打精彩非凡。潼射场的闹台锣鼓震天响，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走来，火把星星点点，鸾曲成串，汇集在潼射小学戏台前看戏，那场面真是胜景。

青年团演的戏中那些书生读书考状元、扬街走马、光宗耀祖，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您在业余剧团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您鞠躬尽瘁，甘为人梯。送走了青年班，您又组织娃娃班。您给我们排的《柜中缘》首演在弥勒寺。我演的淘气，一出场就赢得满堂掌声满堂彩。我还和您一起演了《洪江渡》，您饰演师父，我演小江流。我和姚永莲演《荷珠配》，这部戏唱红了“牛啃土”。

1966年初中毕业，公社派我到潼射四村去当民办老师。娃娃班的娃娃们后来纷纷考上大学。恩师启蒙，我终生爱戏。大学学的是政教，课余读的



酸。（转）秀才包袱在此，要不要随你。

〔李么妹将包袱放在地上，拉金莲进屋，关门。二人下。倪俊（好不容易缓过气，偷看，见人已不在，放下心来）啊呀呀……（见包袱）她当真将包袱放在这里了……唉，难得尹小姐情深义重，赠我银两钗环。而今，我也能上京赶考去了。（唱）这包袱好比旱天及时雨……（欲拾又止）（白）哎呀，不可，不可！若是有人问我哪来的路费盘费，我该如何答对？子曰：“妇无私货，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今小姐背父赠银，则为私与。私与，则为非礼。非礼，则不可动也。（唱）非礼之物读书人受之不宜。…（远远退开）（白）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吾宁可终身贫贱，也不可有违圣人教诲。这包袱还是不要的好，不要的好……（转身走几步又停住）哎呀，不要呀。（唱）我去后岂不被旁人拾起？数两两丢掉了岂不可惜……（踉跄徘徊）哦，倒不如隔院墙抛将进去……（欲拾起又住）（白）底下人家鬼要泄机密。那时节岳父必定生怒气，尹小姐受打受骂受委屈。辜负你一片深情和爱意，我岂不抱歉愧心戚戚。（围着包袱转）包袱呀，包袱……包袱呀，包袱…吾将何以对待你？何以对待你……

为「火把」点赞——民间剧团巡礼

惠民演出”后，一方面组织力量参与竞标，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演员，赶排脱攻攻坚系列小戏、小品、快板等既接地气、又适合农村演出的5个作品。最后我们赢得了该标。目前我们已完成了该项目的演出任务，度过疫情难关，解决了剧团和演员的生存问题。

另外，梨园川剧团承担了江油市党校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的红色川剧王右木系列小戏《信仰》的演出任务，目前正在紧张的排练中。按照江油市委的要求，将于2020年11月24日正式演出，为江油市红色教育基地提供宣传保障。

2020年，是民营川剧团最艰难的一年，如何养活、稳定演出团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已经在为明年建党一百周年积极筹划相关作品，争取赢得政府采购。为今年划上一个圆满句号。同时也实现我们一个民营川剧团的价值：抓演出业务，稳队伍，为川剧的普及发展贡献自己力量。

恩师赵光喜先生

写给射洪潼射川剧团团长、

师恩如山 丰碑不朽

张守清

2015年金秋，令郎赵仕枢在网上找到我，2016年春节在射洪相聚。恩师，您住在一间斗室里，敞亮的阳台；从室内飘出的是醉人的浓浓瀟墨香，墙上挂着书法、戏报、戏画、老虎、老鹰、雄鸡还有富贵的牡丹……过去英俊潇洒的您已进入耄耋之年。瞬间，一股痛在我胸中涌起。

军旅作家，令郎赵仕枢为您撰写并书法对联：打锣唱戏娱乡生，挥笔泼墨绘丹青。横批：快乐人生。

倪俊（唱）猛然间心开一窍破痴迷，尹小姐虽未过门已成礼，聘礼既是夫妻。妻子之物丈夫取，堂堂正正谁敢讥！?（白）哈哈，哈哈哈哈哈。为丈夫的取用妻子之物——（吟）吾不知其不可也。（拾起包袱）尹天成 胆大倪俊，竟敢偷我的东西。

倪俊 啊呀，岳父，我堂堂秀才，岂有偷盗之理？

尹天成（夺过包袱）还说无有偷盗？这块包袱皮都是我家的。

倪俊 这这这……这是我捡的……尹天成 你会偷？再捡一个！走啊，打官司。

倪俊 哪有翁婿二人打官司的……

尹天成 啥子女婿啊，老子要你退婚！倪俊 哦，你诬良为盗，就是要逼我退婚吗？休得妄想！

尹天成 不离婚就打官司。

倪俊 打官司就打官司。像你这种人，何妨让官府教诲教诲。正是：我有理何妨见官府。

尹天成 嘿嘿，我有钱怕进衙门。

倪俊 请嘛。

尹天成 请啥子请？走啊！

〔尹天成拉倪俊下。

（剧终）